

夏完淳集箋校

修訂本

下



卷九

問

燕問

有客問於夏子曰：「蓋聞九土星羅，不以邊陲為襟帶；八紘繡時，不以荒裔為寰區。燕之立國，偪處夷落，號為四戰。帝宇晚立，遂制中原。子其述河冀之雄躔，暢幽燕之洪緒，以黼黻神京，憲章河雒！」

夏子曰：「夫燕都者，含跨太行，枕倚居庸；左倚秦齊，右屬岐雍。名疆迭郭，晉絳重封。卻背重阻，外合中通。連汾溢漳，土厚成膏。水陸輻輳，雨散雲搖。大河南下，網絡靈潮。潰維裂軸，俯運通漕。煥若攄霞之屬影，紀北極之南

條。昔帝分土，錫諸天街，雜理燕趙，尾箕之涯。抗倒馬之險阻，包渤碣以為家。其水則氣霽千峰，積素凝華。清濁如圭璋之合，二漳有蝮蝮之爛。桑乾曉河，鷓鴣夜岸，澄流綺望，素波若旦。碧月吐其朗照，華星燭其恬淡。至於遼濡滹沱，洞達名郭，四民取給。戶賤藜藿。其山則峻石壁峭，餘勢若奔，谿谷環通，如往復返。緣崖孤峙，負日俯仰。乘秋直視，浩然白朗。遵化之間，望如明月，千尋壁絕，鸞舉鴛沒，乃其外泊靈海也。滹滹潰瀑，廣莫渺沔，洪流電絕，長波造天。占當析木之津，宇出扶桑之表。靈湖曾潭，天吳沒曉。淵客鮫人，靈居縹緲。蓬萊之奧區，圓嶠之仙蹤。此河朔之壯觀，帝閭之外壙，誠足以極神州之偉麗，建五服之雄風矣。若夫大河縈帶，表裏沖玄，虎距龍翔，傑舉連娟。靈人握手，帝跡推遷。是以鴨綠纏其後，碣石鑰其前，望玉繩以立祕殿，伏勾陳以示重階。以此雄視齊秦，儀刑江左，內用揆文，外用奮武，若是何如？」

客曰：「若子之言，誠地氣所効，帝服所聚也；然磽瘠險阻，古為戰區，不足以榮華漚澗，附麗皇極也。願聞其他。」

夏子曰：「渤海之俗，雁門之墟，魚鹽所利，服馬乘車。若夫河水大上，百川

疏流，玉渚金渠，雞泊狼溝。紫螺澤面，文蛤沈光。馮夷之伏處，龍螭之隩堂。體耀珠璣之艷，脊具星辰之狀。黃雉霞披，青馬雲放。鱗若疊穀，環環相比。白浮七屬之鎧，形霽謝姑之美。黃頰燕頭，金齋玉鱠。於是水師編葦以防逸，罟工橫汕以利收。仰綸脈瀉，俯罩淵投，橫勾頓網，延布曲遏。斷蛟宮之橫柱，踐龍藉之錦庭。絕波杜波，的皪瑩明。腮脫黃金之鎖。骨通車馬之形。弦章所未賜，陽喬所未獲。雕俎既陳，鸞刀厭沃，百萬之口，不待菽粟。若乃遼東之煮，寶坻之鹽，盆牢之具，斥鹵相連。味逾玉女之液，潤成形虎之文。或凝質於絳雪，或同體於車輪。紫菱青泥，三汊六銖。芳蠲癘消，氣調玉膚。明澈成冰，與月盈虛。為印為織，為石為練，水晶之狀，石英之舒。矯玉華於君王，匪琴湖之桃花。人舉萬縣之獲，戶以累石為誇。舉竈者千里，務井者萬家。王孫不能算，弘羊不能籌。又有弱枝之棗，漁陽之栗，果徑寸而獨異，樹百尋而同實。兼細腰之麗名，矜如拳之穎粒。積氣以屯雲，垂蔭而屬錦。轉輪塞下，國用平準。是以民工貨殖，貿易爭求，細賈有百金之篋，富民當千戶之侯，殆玉食區中，富饒萬乘矣。子以為何如？」

客曰：「魚鹽之饒，棗栗之利，猶南人之菽粟，吳楚之穀麥也。何足以矜？且務奇利而失土著，此奸人之藪，大猾所由來，而子方不以為虞！」

夏子曰：「古不稱燕趙之佳人哉！靜女俟乎城隅，庸弋要於淇上。擅漁陽之間麗，極邯鄲之雅尚。素膚凝脂，沖體柔暢。玄逸再披，蛾眉絕曠。清嘯發於華質，淡艷羈於薄愁。抱麗影而形闌，屬哀艷之屢抽。雖履境之既殊，並緣情以寡儔。或乃掩鬢入宮，倚馬去塞，春風省識於畫圖，明月傷心於黃塊。一移貴主之情，再傾俠客之懽。倩妝羽騎之容，影沒神鈎之內。巧立的以更端，出輕綽於藻繪。黃河暮水，碣石秋風，落星伏火，離霜動鐘。獨申怨緒，婉變相逢。人易哀蟬之曲，家傳落葉之工。最有傷心，皆成銷歇矣。若夫後主惑琵琶之唱，昭王矜波弋之雄。芳心傾於君掌，麗跡濫於仙蹤。提謨以縈塵為妙，旋媚以集羽為功。豈必瓊樹朝新，始獲清娛，牙檣夜動，乃稱名姝也耶！洎乎花明露泫，雲靜月來，梁塵再歇，妙迹難迴。霧雨失神仙之所，樓臺留玄女之悲。大非幻情於黃土，埋恨於臙脂矣。是故選音則燈前玉面，扇後歌聲，檀牙按節，歎愕橫生。憑羽觴而嘈遏，經畫棟而神輕。循形類響，恨人跡并矣。舞節則單綃密幄，束素宛舉，龍翔

鵲驚，蛾遊燕處。手形羅袖之翻，目動旋懷之舞。片影輕飛，暗塵一縷矣。至於夕宴崇霞之臺，火照華陽之地，約皓腕以金環，假鬱陶而多累，一申搖曳之詞，便掩盈懷之淚，此乃代北之遺情。江南所遜避矣。」

客曰：「窈窕之節，誨淫之器也；嬋娟之飾，傾國之由也。子不稱令德而重冶容，何以示後？」

夏子曰：「草木之富，莫盛於代北，莫遠於河冀。嶽種名材，連疆蔽地。百品千條，赤章黑質。合幹同枝，翹英詭植。輕霜拂其翠照，皎日耀以麗娟。雲迴方嶺，霞舉秀天。挹繁聲於雲路，極迢遞於星蹤。氣白半規之日，影疑遠雨之虹。若夫平原春翳，萬樹青葱，和風明曄，勿鬱難通。湖渚耀其披衍，陵陸播其放鮮。輕月離於樹杪，膩雨沐其微妍。上延霄氣，烟景帶川。泊乎當素節之盛秋，肅旻天之廣漠，宿莽倒其千霞，寒光蔭於哀壑。丹楓蔽夫平丘，涼颿寫其飛藿。鳴條啼露，野燭孤明。城市內隱，村樹山橫。爾其林園則柔條散影，密葉成鬚，散紅芳於嶢樹，呈素節於椒塗。朱英晚耀，丹萼晨敷。蔽秋千於別院，映曲檻於中阿。其池沼則丹藕泝波，菱芰激水，菁藻空明，寒菰依沚。春鳧秋雁，振鷺飛駕。弄明

星之麗影，侵落水之餘痕。踵艷跡於芙蓉，牽烟縷於蒲根。其所出沒，則幽人之棲頓，仙客之往還；熊羆發其清嘯，虎豹振其威顏；鹿巒山中之草，雀鳴別野之杉；射干騰遠，鵝雞青廡。物產殊傑，林莽幽玄。於是離輪極視，梓工授模，闢千門之光景，識明粲於畫圖。麗譙外淡，華屏內榮。累棟重雷，綺繚通明。顯廠則瓊樓隱霧，閒麗則溫室餘清。樹昭陽之廣殿，建朱屋之飛甍。實茲宇之茂植，成萬戶之經營。是不足多乎！」

客曰：「華林玉樹，徒增亡國之悲；樓臺祕宇，不減流離之痛。且豫章之材，渭陽之產，是不一土，何子之寡聞渺見乎？」

夏子曰：「燕都本負青豫，宿號神區。所以倉頡著軒轅之史，崆峒開黃帝之圖。道霽日月，暉耀璠璣。迨自父師侯服，太祝須臾，墨胎發義士之憤，仲由策尼父之衰。切齒變通之輩，更稱盛德之辭。鍼石天人，道監著龜。至於禍構七雄，市朝亟徙，昭王崇倚袖之賓，俠客傾千金之餌。開碣石之宮，築黃金之宇。合黨連曹，比周結伍，各逞胸情，懷抱傑舉。驅扇山東之國，袷服叢臺之旁。燕丹躡蹟，仗志謀強。帝秦既劣，任俠尤彰。田光齒劍，於期拊髀。血濺一函，頭行千

里。慶卿用以低徊，漸離和其變徵。欷歔擊筑之晨，圖深督亢之祀。衣冠寒易水之風，壯士投登車之泣。觀者掩袖，聞之於邑矣。若夫田文薦篋於輟食，趙勝斬姬於蹙者；聶政捐軀，豫讓為啞。雖屠殞之相繼，實意氣之傾人。洎乎耳餘刎頸，敬通用賓；博沙肆我雄風，曲周聚其亡命；長孺任氣，子孟効忠，心旅獨又，謇譔匪躬。至夫珠囊既委之日，當塗始建之年，樓桑開大耳之客，鄆城興十目之賢。南皮婉孌，西苑清娛。詠高堂之清角，歎轅車之介塗。披芙蓉於曉麗，激哀箏於夜湖。本非搖曳，條暢情區矣；又若中散為促柱之聲，茂先工文筆之麗，鏗鏘並奏，體無餘滯，豈非壯夫之業，終鮮膏肓之累哉！是可以誇矣！」

客曰：「此朔土之輕俠劇盜之藪也。子曷不稱鄒魯之風流，江左之淡逸，而以此為矜？」

夏子曰：「維昔帝墟建祚，釜山分玉，始創幽陵，離於林麓；保奭繼封，楚宮再卜。世事既長，撫曩成宿。若乃文侯據其易水，蘇李量其中權。林湖北固，包絡樓煩；溥沱南帶，席卷雁門。車甲雄於外靖，富饒沃於中屯。雖為三晉之厚蔽，實為盤踞之籬藩。所以守白馬之津，漢高示其形勢；塞井陘之關，左車制其

不敵。臨曲逆而洛陽為儔，弭白檀而北平加衛。至於姚期啓戟，五旛自斃。鉅鹿 申銅馬之威，博野 重石春之閉。溫明晝卧，叢臺夜盟。東封試其逸翥，信都慰我旅行。若夫南陲 北際，孫瓚 尋謠，築京樓以自固，通圍塹而引漕。本初繼逆，專節揚鑣，窺相鄰於官渡，并燕代於館陶。橫大河之帶地，襟四州以在郊。爰自孫劉 尋斧，馬晉播遺。元海阻平陽之衆，容鮑籍棘成之規。趙王 趙帝，翱翔於襄國；快牛 犢子，拔足於鮮卑。洪枋 巨堰，深渠高隄，鑿曲光之海，造清涼之池。起京雲以為廣苑，作甘露以佇昭儀。棗強營弋仲之壘，段侯撫清河之陴。樓臺壯其中立，壁壘周於四維。慕容假其舟楫，南徙合其流澌。中都有固節之地，宛平別君子之鄉。窺中原以北倚，兼匈奴而徜徉。極夷夏之樞要，輕關陝於韓牆。備立國之盛事，占上古之舊疆。子以為何如？」

客曰：「此夙昔之已事，其人與言，皆已朽矣。雖隆之以至於天，國不蒙其庇，家不邀其貺也。何以榮若國？」

夏子曰：「古都 幽薊之墟者，惟金元之錯峙，非陟方之令名，何以對揚建業，招服縱橫！我文皇帝之拔興也，奮天策於朱邸，集淵謀於北平。燕山 虎符，漁陽

突騎，並赴戎行，霆驅電麗。抗旌日月之旁，鞭策風雲之勢。斃鼉錯以安劉，納宋昌而投袂。藩服外來，肘腋內潰。鼓行平掌之中，摧鋒似面之隸。扼地肺而代神圖，渡石頭而興帝制。鏤金高廟，服冕句吳。反正於此，四海歸符。仁縣地絡，禮洽天區。玄澤既被，神武既修，郅支之鼻不足射，贊普之庭不足蹂。六飛四駕，九譯共球。銷烽夷嶂，恬波河渚。道正四衡，風澄萬寓。昭玄扈之帝圖，渺艷宮之王度。妣氏何稱！姬文何慕！爾其宸極首正，則玉帶軍都，連亘環抱，銀山神嶺，龍翔鳳躡。盧龍莫其維，飛狐茂其表。乃象鉤陳，爰稽列曜。采蕭相，戒陳群，佩玉繩以鏤窠，抗明光以圖雲。丹梁懸蒂，雕樂豐申。樹華闕之雙邈，作離宮之對陳。述二分之至正，考三垣之逡巡。其經制繼開，則藩屏九服，筦齊六卿。貴賤有物，權法有經。擬周官立卿輔，象神策為經營。開郡國之方面，詔金吾以專征。嚴黜陟之考課，察茂才之卓行。敷贊國式，齋袂群生。審料賢愚，精燭幽明。詠簫韶而天人應，奏雲門而雕氣施。連理合幹於殿臺，萸萸積蕙於液池。象車渺渺，景星離離。霜毫玄文，素翻赤驪。彰灼蘭囿，曜質禁幃。淵雲莫能頌，京都所未窺。治合泰階，理配金陵。南北永峙，萬古又寧。用基明辟，永賴天成。」

客乃茫然失據，避席離立，曰：「至矣哉！規制之盛，考極之弘。上昭下格，外靖內寧。彪炳雜沓，其何以加焉！擁京師以一中原，服荒裔，雖炎黃之治，如是而已。庶幾藏諸名山，以彰昭代之弘。」

【箋】

當是甲申以前作。

此篇託為答問，列述燕京之山川、物產、人物、功業之勝概，歸結於明成

祖朱棣之偉績。

〔文皇帝〕謂明成祖朱棣。棣為太祖朱元璋第四子，封燕王。太祖崩，皇太孫

朱允炆即位。時諸王以尊屬擁重兵，帝納齊泰、黃子澄謀，欲削除之。棣舉兵以清君側，稱其師曰

「靖難」。兵入南京，帝不知所終，棣遂即帝位。誅齊泰、黃子澄等。見明史成祖紀。下文「渡石頭而

興帝制」，「斃鼉錯以安劉」，即指此言。

【校】

此篇封鈔不載，原刊篇末夾注云：「此篇得之最後，間有譌字，惜無善本校正，讀者鑒焉。」藝海

僅存篇首數行。

〔絕波杜波〕疑為「絕浪杜波」。

〔寒光蔭於哀壑〕「蔭」，乾坤作「陰」。

〔慶卿用以低徊〕「慶卿」，乾坤、夏完淳集改作「荆卿」。史記刺客列傳云：「荆軻者，衛人也。其先

乃齊人，徙於衛，衛人謂之慶卿；而之燕，燕人謂之荆卿。原刊不誤，實毋煩更易也。

〔雖隆之

以至於天〕「天」，乾坤作「大」，誤。

〔贊普之庭不足蹂〕「贊普」，原刊作「普贊」，夏完淳集改作

「贊普」，從之。

論

周公論

夫大臣之厄，不敗於專制，而敗於猶豫；貴戚之傾，不蹶於孤介，而蹶於寵榮也。竊見漢宣帝時霍光輔政，事必關白，然後奏聞。弘羊見族，上官被誅，攬權至切也，然而不敗。首創廢立，放斥昌邑，手脫璽綬，操上至急也，然亦不敗。顧疑沮芄蘭之藥，不忍淳于之計，欲自發舉，卒不斷割。鴉鳴鼠暴，竟為酷禍，所謂猶豫之失也。金日磾種自休屠，馬黃門本非大族，終鮮黨與，去妻殺子，豈非至孤而保全家聲，不墮忠實。山禹之儔，繕治第宅，走馬平樂，使奴上謁，出入宮禁，竟

成徹屋之怪，禍萌驂乘之年，所謂寵榮之失也。

昔者周公輔成王，身履乘石，朝則負宸，謗流群叔。少主傷心，即二公不無快怏。此時公雖大聖，得無少自引嫌，乃獨任胸腹之氣，芟刈股肱之任，剗心著地，何足自解，斯特恃其莫可誰何耳。

然則何不挾制嗣君，使天下自在行間，仰承至順之詞，坐為自大之計，豈非萬全無失哉！而身離闕廷，獨仗元戎，可謂危難不測矣。既又不能歸愬冲人，自謝專擅之罪，悠悠東國之行，紛紛風雨之句，無論其心之忠與否，迹其行事，亦大非忠愨老臣所為矣。顧方變起韓闔，內外危疑，公既不能直其事，而又假託至尊，遷劫乘輿，則天下摇摇，遂成不釋之嫌。公且豈有投足之地耶！

及二年之後，罪人斯得，國難雖除，而吝咎歸於一人。此時解衆釋甲，則有倉卒致變之憂；趨兵西下，則有威震帝京之勢，雖欲待罪長安，首自歸服，又安可得乎！況乎三叔既誅，公已挾蓋主之威，處莫可容之迹，而不自引歸，依假縣官，乃孤兵坐困，曾無俯仰於防危慮患之事，若無所與者。天下豈有此等叛臣逆相哉！雖有刺骨之談，無所搖其脣舌，既畜之疑，亦可洞胸徹臆矣。

詩不云乎，「制彼裳衣，勿士行枚。」曾非長轂雷野，高鋒彗雲，進有顯赫之形，退有難解之迹，此亦何必自為陳說，然後免於咎累耶！所以其出也斷然東行，但曰我之弗辟，我無以告我先王耳。乃其既還，成王執書涕流，過自刻責，而公也默然無辭，反作詩慰勞將士。苟素無斷制，少結依援，又何能履變而不疑耶！是故去猶豫，避寵榮，此大臣之所以自全也。

雖然，公亦甚難矣。苟成王不可輔，何不躬行伊尹之事，身蹈放逐之舉，而委曲以自保乎？不知公與伊尹異勢。夫尹起自匹夫，出入夏、殷，數行間諜，求濟於危難之際，子爾一身，非豁然自任探索外，度不足自建，所以首創革鼎之圖，中更放廢之事，誠計無復之而不憚履危也。若周公者，雖號從龍，而體胤天家，本其素族，循其門望，自足保全功名；苟前業無改，嗣君可輔，又何必過自高異，負不世之疑，以求非常之功哉！此又門胄之不可以不知也。

【箋】

作年不詳。

此篇論述周公於疑謗交至、危難不測中「身離闕庭，獨仗元戎」，力任艱巨，而功

成之後，「不自引歸」，「曾無俯仰於防危慮患之事」，盛贊其「履變而不疑」，臨事而無所猶豫，卒使「叛臣逆相」之疑冰釋而無迹。

【校】

此篇藝海、封鈔不載。

〔解衆釋甲〕「甲」，原刊作「申」，川刊、夏完淳集改作「甲」，從之。

【評】

郭沫若歷史人物夏完淳云：「他不愛引據儒家經典，有一篇周公論，隱隱指周公為『叛臣逆相』，更是有點離經叛道。」

三國論

原夫豐、配去而青、冀衰，葛、陸盡而吳、蜀斃，興替之兆，實由心膂。帝制之圖，率此為鑑。昔珠囊既委，漢紀淪亡，群雄拔起，冀清天步。然皆宿心朱邸之

尊，積望青綸之貴，義旅更成桀寇，伐叛即為國賊。於是區服雲擾，莫能相一矣。

爰及魏武，以建義為名，草創天物。頓丘遷令，小讖當塗；官渡悉軍，大清公路。豈能獨任心脾，頓還舊物哉！亦以群策景從，淵謀輻輳故耳！是以四州克定，文若見酬；二事假還，介推即祿。困躓齊，兗之郊，竟梟紹，布之首。納縞素之議，則博望重開；推赤心之札，而費亭再襲。於時郿侯之計已左，黃胤之圖不俊。遂令逃去袁賓，階登魏幕；呼來漢隸，抗袖許門。雖毆魚逐爵，功成摧朽，而帝獻婆娑，卒授昭華之玉，子桓柔直，仍探孺子之符。苟非俊佐素儲，寄託明審，可以坐論代終耶！何則？征伐之事雖危，可以義從；禪代之謀雖易，難以卒服也。

若夫大帝，奮破虜之餘業，籍江滸之舊服，外有強敵，內患荊州。大耳投袂，頗非黃閣之賓；俊傑雄圖，何堪帷幄之佐！豈知苟、郭之勢，事等棄袁；文舉中立，無妨大計哉！既欲與之拒魏，復慮潛為蜀寇，所以招延差不易耳。然而公瑾偏師，漢陰瓦解；陸口耀兵，西陵小挫。再撓髯羽之威，竟卻濡須之寇。至於鳳邸一開，則管簫鱗集；西曹再序，則枚叟翩翻。輝耀天坐，名聲光國。豈徒緇縠